

父亲的腊月母亲的年

杜建华

到了腊月，父亲像一匹勤劳的马，马不停蹄地忙碌着：灌香肠腌腊鱼，炸圆子蒸年糕，爬高擦窗除尘，空闲杀鸡宰羊。

父亲总推着那辆载满年货的老式自行车，往来于集镇和家里。每次出门前，母亲都要叮嘱一番，买什么样的碟子碗筷、鱼要多大的、肉要称多少、早点回家等等。平日里，父亲最听母亲的，可到了腊月，却变得极为随心所欲，他会按照自己意愿，鱼买最大的，肉要多称点，并不急着回家，在集上逛个痛快。回家时，瓜果、糕糖、各种蔬菜总是装得满满的。厨房墙角处的腌菜坛里装着父亲腌的萝卜、白菜……这些腌菜在年后会派上用场，父亲外出打工，母亲来不及做菜，就腌菜配饭。现在想起来，父亲每年腌菜时，应该是左手从盐袋里抓一把盐，右手从心口上掏一把牵挂。

如今丰衣足食了，但父亲在腊月里囤年货的习性丝毫不改，每天依然穿梭在超市和菜市场，直把家里弄得

一个小农贸市场。母亲说，父亲的童年比较贫苦，常常吃不饱穿不暖。所以，父亲在腊月里忙得脚不沾地，想把年过得幸福知足。

如果说，父亲是牵着腊月赶路。那么，赶到年的门槛边，母亲开始忙碌了。

从年三十开始，母亲成天围着灶台转，浑身上下都是一股油烟味。这也是我从小到大从母亲身上闻到的年味。这年味被时间拉拽成无限长的丝线，拴住我的心，无论我走多远，都能感应到母亲。

一到年底，我的心会被这根线拽得生疼。年关前，母亲像一只啼归的子规，收紧了这条线。电话里，母亲一个劲地催问：哪天回家？哪天回家？

而今，母亲衰老了，她不得不放下很多事，但唯有过年的习俗放不下。年三十，母亲一头扎进厨房，把要用的食材一一洗净，切好。按照冷盘、荤菜、素菜进行搭配，装盘待用。一整天，她一直忙碌着，几乎没出厨房的门。厨房里的热气和香气一起升腾，让我们感受到过年的味道。除夕夜坐在电视

机前，伴随着电视机里春节晚会的喧天锣鼓声，她边打瞌睡边守夜。零点钟声一敲响，互相说完祝福的话，她就命令我们去门外放鞭炮。

母亲还要敬神祈求保佑，她让父亲拉亮室内所有的灯，点上香，祭天祭地祭灶神祭祖。母亲相信神灵的力量和魄力，在母亲的心里，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灵，一直保佑着我们一大家的生活与幸福。

年初一大早，母亲起床开门，装好瓜子果盘，摆好茶杯香烟。父亲负责接待上门拜年的客人，坐在屋里陪客人喝茶抽烟拉家常；母亲负责烧锅倒灶，在油烟熏燎的厨房里烧出一桌桌饭菜。近年，母亲依然盼望着亲朋好友来拜年，但来的人越来越少，因为大家都微信、QQ拜年了，而母亲又不会这些。

过年，对父母来说，不是吃穿享受，不是排场浪费。他们是想把普通人家的年，过成祥和温馨的年，过成真切的祝福的年。年味，在父母的打理下，越过越香越浓。父母在，年在，年味在。

立春

余达

一
春天，以一场雨开场
那株油菜，有些慌张
急急地抽苔，想赶着第一个开放

二
那些燕子还在南方
那些北风还很清凉
只有那几只老鸭，已浮在村口那口荷塘

三
母亲把悬在梁上的干辣椒取下来
用剪刀和簸箕揉出种子
她晓得，大地正珠胎暗结

四
哥从门后拿出扁担、锄头
似乎有点不明确要做什么
稍微想一下，然后走向田塘

五
这树梅花仍然盛开
那树梅花开始凋零
岁月静好，各自安康

六
一年之计在于春
这之后，阳光开始跳舞
这之后，南风催你走在新的路上

陪着母亲赶年集

刘希

年前回家，问母亲年货的准备情况，她说：“还没呢，赶年集的时候，咱们一起去买吧。”好多年没陪母亲赶过年集了，多年前赶集的热闹场面一下子浮现在眼前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家乡兴起了赶集，逢2逢7的日子，便因为有了“集”显得非比寻常。农家里吃不完的蔬菜，卖剩下的粮食，手工做的棉鞋、凉席，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，也因此，集市里总是摩肩接踵，人头攒动。年集，那是一年中热热闹闹的时候。

那些年，我们总是一家四口去赶年集，我和妹妹一路小跑着，父亲和母亲在后面急急地叮嘱：“别摔了，跑慢点。”我们飞奔着钻到集市群里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这摸摸，那摸摸，心仪的东西总是很多，一条花围巾，一个蝴蝶发夹，甚至一支棉花糖，都能激起我们强烈的购买欲。

这时，父亲总会笑嘻嘻地掏钱出来，不说二话就买下，而母亲总在旁嗔怪：“你就只会惯着孩子，惯坏了看你怎么办？”当我们举着棉花糖让父母也尝尝时，他们总是推辞不吃，我们也不迟疑，大口大口地就将美食下了肚，看着竹签上空空如也，便又去流连其它的摊子。

一晃，十多年过去了，

我和母亲再没有赶过年集。这次回家，我决定陪母亲好好地赶一场年集。

年集上人很多，我挽着母亲的手，生怕和她走散了。遇见卖蜂蜜的，她用筷子沾了一点放嘴里品尝，感觉不错，花了一百块买了四斤，说我常便秘，吃这个好。遇见卖牛肉的，她又上去用手指掐了掐，发现注水量少，便又买了五斤，说我爱吃，做干牛肉不错。一路走来，母亲全捡我爱吃的买，而唯独忘了给自己也买一点爱吃的。

母亲爱吃什么呢？我想起那年因为自己贪美，将买鸭的钱买了一根皮带的事，惭愧不已，便想着给母亲买两只鸭，让她做红烧鸭犒劳自己。走进鸭摊，得知我想买鸭给她吃，母亲却极力摆手，然后指指自己的牙，说：“你看我的牙齿都快掉得差不多了，能啃得动吗？算了，别买。”我这才注意到，她一口原本洁白整齐的牙，如今没几个了。我不得不由一阵心酸，想买点什么补偿母亲。一路走，一路问，母亲一路摆手，一路摇头。我这才意识到母亲老了，有些遗憾，终究是要背负一辈子的。

我决定以后每年都要回家陪母亲赶年集，就那样挽着母亲的手，穿梭在热闹的人群，一路收集那些不可多得母亲给的温暖，丰富人生中最美的记忆，细细珍藏，好好感恩。



盼归

毛毛
摄

年到解乡愁

王国梁

哪个远在异乡的人没有体会过“断肠人在天涯”的孤单和落寞？乡愁是一种伤，总让心痒痒的，疼疼的。

多少个身在异乡的夜晚，我们梦回故乡，驰骋在故乡的原野，徜徉在熟悉的老街，流连在弥漫着花香的春山……可是，午夜梦醒，却摸到了脸上湿湿的泪。

思乡病又犯了，起身拉开窗帘，一窗皎洁的月色陡然照进来。故乡的月色也是如此吗？掰着手指算算，快过年了，过年就可以回家了！心一下子有了依靠，不痒了，不疼了，升腾起一种期盼，暖暖的期盼，像故乡的炉火一样暖。想着过年时一家人守岁，围炉夜话，多么温馨！年近了，家近了，乡愁会一缕一缕散去的，直到我们扑入年的怀抱，让心上开出温馨的花。

我们在异乡打拼，远离父母亲人，如同单枪匹马作战一样，人生的酸甜苦辣都会比别人多尝一份。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万事难”，每当我们遭遇挫折困难，丧失信心的时候，给父母打个电话，他们会说：“过年就回来吧！明年咱不出去了，就在家守着咱们！”尽管他们知道，好强的你不会向生活妥协，但一句“过年就回来吧”，让你的心一下就踏实了。年，是亲情的落脚点；家，是收留你所有忧欢的驿站。不管你在外面是春风得意，还是失意落魄，家都会敞开怀抱欢迎你。父母以年的名义把我们拉回家，让我们疲惫的心灵歇歇脚，让我们在暖暖的亲情中修复一年中经历的那些伤痕。年真的是一味药，可以抚慰孤单的心灵。

年是一味药，可以解乡愁，可以治疗我们因思乡而受伤的心。诗人写道：“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，酒

一样的长江水，醉酒的滋味，是乡愁的滋味。”多少次，我们醉倒在乡愁里，忘了今夕何夕，忘了身在何处，直把他乡作故乡，醒来后，是深深的失落。就要过年了，回家吧！过年是回家最充足的理由，任何人也不能阻止我们过年回家的脚步。我们在外面努力工作，升职了，加薪了，首先想到的是，过年回去时给父亲买瓶好酒，给母亲买一身保暖内衣。还有，弟弟早就想要一台笔记本电脑，今年过年买给他；别忘了，还有妹妹的化妆品。一样都不能少！想象着过年的时候，你满载而归，一家人守在门口迎接你，多幸福！

年是一味药，能够带给我们力量和勇气。想到过年回家，我们总会精神百倍，满怀信心地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。过年回家，我们要给父母和亲人最好的礼物，给他们更多的幸福，让他们安心。

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”，年年岁岁，我们在盼望新年中走过了山一程，水一程。终于要过年了，过年要回家了！年是一味药，味道甘甜，温良醇厚，润口润心。